

鯨生

停好車，我摸索著爬下觀景台，沿著海濱線前行。

夜很深，天頂像塗敷了螢光漆的玻璃碗，映著灰藍的光。海風襲來，鹹腥中夾帶涼爽，是我懷念的味道。愉悅地脫下外套，原想遠遠拋出，又怕給清潔人員帶來困擾，於是順手塞進了肩上掛著的旅行包裡。

浪花一次次撲上岸，規律的節奏吟唱著「來啊……來啊……」，彷彿女妖的勾引。好幾次，我差點按捺不住渴望，想立刻投入她的懷抱。

不急，我安撫自己。半個世紀都等了，不差這一點時間。

在人類社會生活多年，別急著吃棉花糖的道理，早已內化為我的習慣。

即使我是魚。

第一次意識到這件事，是在六歲的時候。

那天傍晚在阿公家，爸爸和阿公又出去找朋友，只有媽媽和阿嬤在廚房，剛睡醒的我覺得無聊，就偷偷溜了出去。

阿公家的附近有一條河，爸爸跟我說過那條河裡有魚，但從沒帶我去過。我靈機一動想起這件事，決定自己去找找看。

不知是天性使然還是受到召喚，我竟然鬼使神差地找到了那條河！我開心地跑到河邊，興奮地跨過水面上一顆顆的石頭，低頭搜尋魚兒的蹤影。

真的有魚！我看得目不轉睛，彷彿已跟著魚兒到水裡悠游了。看得正陶醉的時候，忽然一個半圓形的異物闖進我的視線，仔細一看原來是個撈魚網，正隨著水流漂過我身邊，我下意識伸手想把它撈起來，結果一個重心不穩……

撲通！我摔進了河裡。

醒來後我已經在醫院。一個經過那兒的鄰居叔叔救了我。

媽媽問我還有沒有什麼不舒服？我搖搖頭，然後說我跟魚去水裡玩了。

大家都笑了，媽媽卻哭了，說我傷到大腦了。我說我沒事，因為我是魚。

真的，我是魚。剛剛在夢中，魚兒們感謝我的救命之恩，邀我到水裡一遊，一到水裡我就變成了魚，快樂得不得了。

媽媽卻說這是創傷留下的後遺症，阿嬤說不然去收驚吧！她知道某個宮廟的仙仔功力深厚，而且不收錢；媽媽沒說話，只是一直流眼淚。

後來，我和媽媽每個週末都不用去阿嬤家了，因為媽媽要帶我去學游泳。

克服恐懼的最好方法，就是面對它。

媽媽這麼說。

雖然溺水並沒有在我心中留下陰影，但能去水裡玩，我求之不得。

現在想來，那是我人生中最快樂的一段時光。雖然游泳池的水有一股刺鼻的藥水味，但只要能進入水世界，我都甘之如飴。

可惜好景不常，我只游了半年。因為才半年時間，我就把自由式、蛙式、仰

式、蝶式全學完了。同學給我取了「飛魚」的綽號，教練也說我很有天分，問我要不要加入泳隊。

媽媽卻不答應。

每次在游泳課後慈愛地笑著聽我說上課趣聞的那個媽媽不見了。那沒有用，媽媽說。游泳可以當興趣，但不能當飯吃，世上永遠有比你游得更好的人。人生苦短，要學就要學有用的東西。

我訝異又擔心。原先我以為自己很厲害，現在才發現原來那只是沒用的本能；要在人類世界生存，我必須學會人類的技能。

於是我學了珠心算、速讀、英語、數學、鋼琴。不止週末，我所有的課餘時間都被占滿了，我再也沒去游泳了。

大學時代流行交筆友，在自我介紹的時候，我寫了自己會彈琴，讓我的筆友很好奇。

會彈琴的男生，都很溫柔吧？她問。

我想她大概不認識巴哈和貝多芬，但我只是回覆我學得不久，彈得不好。

在知道我所謂的不久是五年之後，我的筆友又來信了。她問我是不是很喜歡彈琴？

喜歡彈琴的男生，都很斯文吧？

我的筆友對我似乎有所誤解，於是我告訴她，我喜歡的是游泳，我可以水下蛙式五十公尺不換氣，我不喜歡彈鋼琴，我不溫柔也不斯文……

然後她又來信了。

你一定很乖，她說。

很乖。這次她說對了。很乖是我每個求學階段都會得到的評語。

母親晚年常會和我說起以前的事，包括我的童年、她辛苦的過去，以及婚姻帶給她的傷害。雖是一再重複的話題，內容卻逐日地朝著我偏斜，某些事件發生的當下我亦旁觀或身處其中，因此很確定母親的記憶有誤，但每次跟母親反映，母親總堅持她的版本才是正確的，久而久之我也不再反駁了。而在這些母親自說自話的事實中，有一件讓我印象特別深刻，因為它印證了我多年來的猜想。

我知道你喜歡的是游泳，可是我沒有辦法。母親說。

「你阿公規定我們每個週末都必須回鄉下，但我真的很累，上了一個禮拜的班只想好好休息，卻還得長途跋涉去煮晚餐，但你爸很孬什麼都不管，我們只能自救……」

其實隨著年歲增長我已慢慢猜到原因。游泳隊集訓時間大多在暑假，這就是它會被放棄的理由。它真的沒用。

但我怕母親不安，怕她為了這件事向我懺悔。我想告訴她沒有關係，我感謝她願意讓我學游泳，而不是把我當成溫室的花朵一味的保護。

不過啊！母親又說，也是因為我們那時候的努力，後來你才能考上醫學院，

成為一個受人景仰的醫生。

其實我挺安慰，我的溺水為母親換來了喘息的空間；更欣慰的是，直到離開人世，母親都相信她為我指引了正確的方向。在前途的選擇上，我們大多數人都像魚，魚貫地盲從著同類；惟有敢於離群的人，才有資格談自由。

雖然年少時，我也做過叛逆的事。

那是在國二的時候，我因為公務去辦公室找導師，在隔壁老師的桌上看到了兩個小小的魚缸，魚缸裡面各養了一條黑色的小魚。

我覺得奇怪，既然是兩條魚，為什麼不養在一起？

不能養在一起啊！那位老師告訴我，雄鬥魚天性好鬥，放在一起會打架；而且光是讓牠們看到同類就會生氣了，所以還得用板子把牠們隔開。

老師說著拿開那塊隔板。視線對上的同時，兩條魚的鰓、鰭條地立起、張開，前一秒還黯淡不起眼的魚身瞬間綻出金屬光彩，雙方都發了瘋似地朝著缸壁猛撞。

我渾身起了雞皮疙瘩，老師興致勃勃地看了好一會兒，才放回隔板。

很美吧！老師說，只有戰鬥才能展現生命的光與熱哦！

不知為何，接下來的時間，我腦海中一直縈繞著那位老師說的話，彷彿那魚缸中養著的，是我。

所以我趁著放學時間辦公室沒人，把一缸魚給偷走了。

結果只是徒勞。世上從不缺少前仆後繼的補位者，留在辦公室裡的那條魚，很快便有了新的對手。

鬥爭是世界的常態，人類又是其中的佼佼者，把鬥爭從生存競爭的本能抬高為目的自身，甚至視為一種光榮的圖騰，也只有自詡為萬物之靈的人類做得到。然而，即使用華麗的言詞包裝、合理化鬥爭的美與善，都粉飾不了它野蠻的真面目。如果所謂的人生，就是不停歇的戰鬥之路，那只有尾鰭的我，該如何走下去？

在選填志願時我填了醫科，因為母親告訴我，醫師是最不需要仰人鼻息的專業。放榜當天，親戚欣喜若狂，師長說以我為榮，連已另組家庭的父親都來電恭賀，說我是他的驕傲。他們都錯了，我從來都不是誰的驕傲，包括我自己。無數個睏倦已極的夜晚，獨自咀嚼著食之無味的飼料，只因我以為，那是做人唯一的生路。

回望剛剛爬下的觀景台，已遠在半公里之外，上方的公路在這裡轉了一個彎，臨近公路的幾塊巨岩恰好地遮住了路燈，沒有光害的世界隱密而安全，我想在這裡停下。脫掉鞋襪放進包包，赤腳踩上沙灘，與以前每次接觸過的不同，夜半時分的沙灘已褪去白日的燠熱，變得異常可親，讓我能細細體驗沙粒摩挲腳掌

的溫柔。這是上天給我的禮物，還是提醒？生為人類儘管辛苦，還是有著魚類享受不到的歡愉哦！生而為人，是上天的恩賜哦！

我相信，我也明白，只是缺乏感受的能力。我的喜悅比別人短，憤怒比別人淡，悲傷比別人淺，惟有憂慮是真實的存在。我不怨恨人生，只是覺得不習慣，如果輪迴之說屬實，投生為人是前世種下了善因；那今生的我，能否以此福報交換一次選擇的機會？

然而，就在我準備脫去上衣時，一束強光伴隨著轟隆聲，風馳電掣地從上方的公路掠過。我停下動作。是上天給我的警示嗎？我寧可相信只是偶發的喧擾。有時候所謂的神的旨意只是自我意志的投射，而我心意已決，不消再做無謂的附會。

不過我還是決定再走一段路。世上從不缺古道熱腸者，這是人類世界「最美的風景」；但此刻的我，不需要強加的善意。人類習慣從自己的角度看事情，盲目的服膺普世價值，對於不合規則的人，或斥責或貶抑或同情或扶助；然而可笑的是，將普世價值內化得最深的人，往往是世上受苦最多的人。

妻是母親同事介紹的對象。那時我在醫學中心擔任研究員，剛脫離忙得昏天黑地的第一線工作，稍有餘裕料理自己的人生大事，不過一切並不如想像中順利；儘管周圍不乏示好的女性，但總在即將踏出那一步時，耳畔就會響起母親的叮嚀——

個性要好，學歷要好，工作要好，長相要好。不過分，因為你值得。

其實我不太確定自己是否值得，也不確定這樣的值得是否就一定適合，惟一確定的是自己必須結婚，因為世上絕大多數的人都結婚，我擔心成為少數族群中的一個。例外總是容易引起關注。

相親過後半年時間，我和妻就結婚了。婚禮上，司儀高聲念出我和妻的學經歷與現職，大家肯定之餘都說我們很相配，郎才女貌，天作之合，我安心了。我覺得母親說得很對，也由衷的感謝妻，如果今天陪在身邊的不是她，我恐怕難以熬過那關在水族箱中供人檢核賞玩的漫長時刻。

婚後，我的生活沒有多大改變，最大的差別就是從醫院的單身宿舍搬到了眷屬宿舍。不知是我們都太忙還是所學不同的緣故，我和妻的對話比婚前還少，不過我不覺得有什麼不好，或許是從母親和同事那兒見聞了太多親近生狎侮的例子，我相信適當的距離才能保障婚姻的長治久安。我和妻，就像兩條安靜的魚，靜靜地棲息在各自的水域裡，不纏綿也不糾結。

然後，兒子到來。我雖高興，卻更惶恐，彷彿從海裡被栽到了陸上，落地生根。同樣身為新手，妻和家人的歡喜卻是那麼的相似而純粹。我覺得自己格格不入，又為這樣的格格不入感到迷惘與孤獨。

妻在娘家坐完月子後重回職場，兒子順理成章地留在了岳父母家，岳父母體貼我的忙碌，要我專心工作就好。因為他們的許可，我變得更忙，忙得有時一個

禮拜連兒子的面都見不上。學長說我好命，帶小孩很煩，像我現在這樣結了婚跟沒結一樣，自由自在的，還可以去騙騙小女生。

我從來沒有背叛婚姻的念頭，卻又暗自覺得僥倖。我知道自己可以不那麼忙，但我告訴自己我得給妻兒更好的生活，現在的努力都是為了將來。漸漸的，我就被自己說服了。

也許是我的怠惰，也許是我習慣維持表面和諧，也許是我把一切想得太簡單，總之，兒子長成了我意想不到的模樣。因為人生苦多樂少，所以我對兒子也沒有什麼像是永遠平安快樂之類不切實際的期待，也沒想過要他變成什麼人，達到什麼境界；但沒有期待，不代表什麼都可以。以我自己在人間跌跌撞撞多年還走不好的艱難，我確定任性、好強、軟弱和虛榮是人世大忌，而兒子恰好一點不落的全部都有，令我心驚；更驚悚的是，所有人竟然都只注意到兒子成績優異，認為兒子將來一定能出人頭地。

兒子國小畢業前，我的憂慮膨脹至頂點，打算送他到國外，與妻商量。這個提議就像在我平靜的水域裡投入了聲納，太早、跟風、狠心乃至崇洋媚外的聲波晝夜不停地發送，幾乎讓我翻了白肚。退休前從事教育工作的岳家尤其不能接受，將之視為國內外教育比拼的殊死戰，一旦送兒子出了國，就好像否定了他們十數年的苦勞甚至是三十年來作育英才的努力……其實，問題沒有那麼複雜，我只是希望兒子能認清世界的真相而已。

那時我常常想起被我偷回家的那條鬥魚，因為不忍心牠在狹窄的缸裡過活，所以幫牠多加了一點水，結果過高的水位卻害牠跳了缸……我不斷地回想這件事，告訴自己愛之適足以害之，才能在充滿噪音的海裡堅持自己行進的方向。

諷刺的是，終結了所有嘈雜的，竟然是兒子的虛榮。想著迪士尼樂園，想著坐飛機出國，想著一個大部分同學都沒能力觸及的天堂，懷著自己編織的想像，自覺高人一等的兒子成為我在孤立無援時惟一的盟友。兒子不知天高地厚的說他會照顧好自己，安慰所有對他放心不下的家人。我既慶幸他的無知，又為他的無知感到可悲。

最後，是妻做出了妥協。你忍心我不忍心，她說。毅然決然向任教的大學辭了職，放棄剛到手的副教授職位，陪著兒子飛到那個她曾經待過幾年卻不想停駐的異鄉。

以後，你就是一個人了。妻離開的時候說，有些感傷的。我正想著是該感謝她的犧牲，還是請她放心我會努力賺錢供應他們，妻接著又說，不過對你來說應該沒差，你從來不關心這個家，不關心我，我們走了你應該也能過得很好。

我很震驚，卻不知如何反駁。妻走後我細細回想那些我們相安無事的日子，妻似乎跟我說過些什麼，像是不公的待遇或是前輩的欺凌，但我怎麼回應？不都是社會的常態嗎？我好像是這麼說的，因為我的工作也是這樣啊！

是因為這樣，所以我們的對話才變得越來越少了嗎？

我感到抱歉，也不得不承認，妻說的是對的。我聽說有人會對魚缸裡的魚說話，光是這樣就覺得紓壓，我也願意扮演這樣的角色，但不幸的是我長了個人形，

我怕別人對我的期待不止是這樣，只能勉強擠出一些看似敷衍卻是發自肺腑的回應。然而，世上又有多少人真正擅長交際的呢？歸根結柢，問題還是出在我本來就對這個世界缺乏熱情吧！

為了支付龐大的學費和生活費，我離開了醫學中心，到了私人醫院，當務之急便是找個落腳處。母親說這個時間點買房子不划算，而且我一個人待在空房子裡不覺得無聊嗎？不如搬回家和她一起住。我知道母親年紀大了需要人照顧，我也一直覺得愧對母親，因為六年前她退休時曾提過想把即將上國小的兒子接去照顧，但過河拆橋的顧慮讓我不知怎麼跟岳家開口，所以每次回家看母親總是來去匆匆，怕她再提此事。現在母親再度開口，我不能再拒絕，所以即使來回一趟要花上兩個多小時，我還是搬回了家裡。

不知是不是忙著認識新環境的緣故，兒子打回來的電話也越來越少。在新鮮感過去之後，兒子曾隱約透露一點在語言和種族上受到的挫折，我仔細斟酌著用詞，怕自己一時心軟而讓他找到藉口就此打包回國，但並沒有。可能是兒子要強的個性，也可能是他長久以來都習慣依靠母親，兒子從沒說過要回來的話。電話交到妻手裡，一貫的都是無事。或許是希望我安心，或許是想著遠水救不了近火，也或許是她早就對我不存指望。

我發現妻有很強的韌性，無論什麼環境，一旦投入其中，都有辦法生存下來。我由衷敬佩她，也懊悔過去未能體恤她；然而，即使是懷著這樣的心情，我還是不確定當我們重新一起生活時，我能做出什麼改變。

但至少有一件事我能做——我能為妻兒準備一個舒適的住所，讓他們回國後有個安穩的家。為此我開始積極找房，得空便會去新建案的接待中心看房，拿了廣告單回家和母親研究。但不管是多好的房子，總會被母親以各種理由否決，有次母親甚至開玩笑的問我「是想金屋藏嬌嗎」，慢慢的我意識到母親不希望我買房，理由很可能是怕我會因此拋棄她，因為她曾經介紹一個想賣屋的朋友給我，那屋況比我看的新房差許多，價錢卻低不了多少，唯一的優點是離老家近。但母親從不明說，我不敢也不忍心戳破，買房的事便就此停擺。

於是我又開始游泳，一週至少一次，時間許可的話我會去海泳。為此我去上了海泳課，學習觀察海況並尋找定位點，以利出岸與回岸。海泳很需要經驗，與泳池中的風平浪靜截然不同，第一次被海浪衝擊時我受到很大的震撼，但不是恐懼，那是一種難以言喻的感覺，近乎神聖，彷彿我一輩子在尋找的就是這個。我感動的淚不知不覺融進了大海裡，渾然一體，再也感受不到自己的存在了。

我的心靈有了寄託，生活重新變得有意義。過去我一直不喜歡人魚，覺得那是人類本位主義的幻想，捨不得放棄文明的便利，卻又嚮往野性的自由，世上哪有這麼便宜的事？但我現在不這麼想了。在海中短暫的回歸緩解了我的焦慮，甚至覺得一輩子就這麼雙棲下去也不壞。

直到那一天。

關於那一天的記憶大多已經很模糊，惟獨想忘的一段卻怎麼也忘不掉。早上

出門前，母親跟我說她胸悶，但我沒在意。母親多年來一直為了糖尿病和高血壓憂心忡忡，而在心臟裝了支架後更是變本加厲，一年多的時間從頭到腳沒有一個地方沒症狀。在幾次例行性乃至全身性的檢查都確定只是老化的正常現象後，我和同業都判斷她是自律神經失調。自律神經失調是比任何疾病都難對付的疾病，因為它的治療關鍵全在患者本身，母親雖然明白她的個性是致病主因，卻希望能由別人來解決或是分擔她的痛苦，而我就是她發洩的對象。

可能是長久累積的疲倦，也可能我就是自私，我跟她說要等到明天，因為我今天很忙。她說你今天不是只有上午診嗎？我說我要趕病歷。她說，你不會是要去游泳吧？罪惡感和羞愧感讓我說了謊，藉口醫院要接受評鑑，最近事情比較多。母親一聽是工作就閉了嘴，這是我們家一直以來的優良家風，永遠的工作至上。離開前我交代母親要好好吃飯，有問題要幫傭大嬸給我打電話。

幫傭大嬸每天只來四個小時，單純幫母親煮兩餐和整理環境。這也是母親的意思，原先她連鐘點工都不肯請，說她不需要人照顧；事實上她不是不需要人，而是不需要外人。在開車往海邊奔去的路上我不停地想著這件事，告訴自己適度的放風是必要的，如果我先倒下了，還有誰來照顧母親呢？

上岸後我發現手機裡有十幾通未接來電，幫傭大嬸告訴我母親在醫院，叫我趕快過去。等我趕到醫院時，母親已經走了。

我的世界一瞬間崩塌。我不僅不配做人，連做魚的資格都沒有了。

院長要我去接受心理諮商，因為我在手術中出了差錯，幸好助手即時補救，沒釀成大禍。我知道自己不配痊癒，但為了存錢我還是去了。身心科醫師是我的老同學，他一再告訴我不是我的錯，我是一個好人，我做得已經夠多。我在他面前演戲，假裝已經釋懷，不想再浪費他的時間，因為我始終無法說出藏在我心底深處那該死的想法——我不知該如何理解自己和母親的關係，她給了我兩次生命，卻又一次全部拿走，我該感謝，還是埋怨？

黑暗吞噬了世界，只剩不停拍打的浪花，是觸目所及唯一的白。我想，就是這兒了。在大片的馬鞍藤邊放下旅行包，脫除衣物放進包裡時，我想起兒子昨晚給我打的電話。兒子說他即將拿到博士，邀請我參加他的畢業典禮。我欣慰地想著時機剛好，我也存了不少錢，一般的透天厝我都能一次付清。接著兒子又說，他已經找到工作，待遇不錯，如果我覺得累了想退休，可以去找他，他會養我。他母親在國外開補習班，幫申請學校的華人加強英語，也辦得有聲有色，我不用再辛苦了。

母親過世後維繫著我和人世的最後一根線就此斷裂，我卻覺得圓滿。你適應得還好嗎？我問。這個遲到了十多年的問題讓兒子愣了好一會兒，然後說不錯，又忙著說因為這樣所以暫時不想回來，也有可能會在那邊成家，唯一放心不下的只有我。

和兒子通過電話後我做了一個夢，夢裡我回到了小時候溺水的那條河，已變

身為魚的我被魚網纏住，魚網緊緊地箍住我，我沒想掙脫，到哪兒都帶著它，彷彿它是我身上的一部分；游著游著它鬆脫了，我感到前所未有的輕鬆，興奮地看著自己的身子，卻發現魚網已在我身上勒出了一個個網眼，下一刻，我已變成一張魚網……

我可以大言不慚地以先知的姿態自居，認為兒子的成就都是自己早年高瞻遠矚的安排；也可以扮演一個含辛茹苦的父親角色，將兒子的成就歸功於自己的背後支持。但事實並非如此，一切只是出於我的逃避，逃避我不熟悉的親密關係，逃避教育兒子的責任，甚至不自覺地放大兒子的缺點，將成長階段的不成熟上綱為兒子的性格缺陷，把社會適應不良的可能性當成必然性強加在兒子頭上……

真正適應不良的，只有我。

有些時機一旦錯過就不會重來，有些感情一旦破裂就無法修補，只剩下責任的關係，對人對己都是折磨。雖然我沒能做到相濡以沫，但我能做到相忘於江湖。

感謝妻兒，在我人生的最終給了我溫暖，只是這來自他人的溫暖終究無法溫暖我冰冷的血液。可是我並不感傷，相反的，解脫與超越激盪著我的心，令我熱淚盈眶。

有生以來第一次，我感到自己光彩起來。

魚生在望。

我歡快地奔向那片海。